

说吧，余三 十

——
人文学者访谈录

姚霏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说吧，余三 十

——
人文学者访谈录



姚 霏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吧, 云南 / 姚霏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2-08747-7

I . ①说… II . ①姚… III . ①访问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5461 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海惠

封面题字: 罗江

创意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施立青

书 名 | **说吧, 云南**
作 者 | 姚霏

出版社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 650034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8.75

字 数 | 360千

版 次 |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222-08747-7

定 价 | 35.00元

目录|CONTENTS

自序..... 001

第一辑 文人聆秘 001

于坚：汉语是多么的伟大和诗性..... 002

于坚：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 005

雷平阳：在云之南静夜的独舞..... 010

范稳：那片大地的坚韧柔情..... 013

范稳：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 018

海男：隐秘而忧伤的一只黑麋鹿..... 022

张昆华：遨游云天的“文学三头鸟”..... 027

存文学：文学是土地的诗篇和山谷的寓言..... 030

李霁宇：荒腔野板与本真情怀..... 034

潘灵：我不会为电影电视剧而写小说..... 039

张庆国：“我写了一份时间的历史”..... 042

黎泉：高原没有地平线..... 046

李钧龙：民族风情 恋恋一生..... 053

钱映紫：那一朵冥想之花..... 059

马宝康和他“复活”的史迪威公路..... 062

汤萍：魔法姐姐魔幻汤..... 066

闻冰轮：红尘走笔借冰轮..... 072

艾泥：写诗是保持个人尊严的一种活法..... 080

附一：姚霏，一个把小说当做玩具的作家..... 084

附二：野猪和家猪的话题或者碎片…… 092

第二辑 评者品弹 …………… 100

宋家宏：云南文学地图构建与批判…… 101

云南三大文学杂志主编谈…… 108

诺奖：这些人，那些事…… 117

云南文坛说茅奖…… 122

从鲁奖到“文化大热”…… 126

作家富豪榜：文化被娱乐与衰败的年度象征？
…………… 132

天价图书：花样题材？…… 135

云南出了个文学奖…… 140

云大评刊：率性而锐利的文学守望者…… 144

学子：我们的大学 我的文学社…… 166

第三辑 画中有话 …………… 174

罗江：一峰出尘去 不惭世上英 …… 175

张晓刚：内省与自白…… 179

张晓刚 & 毛旭辉：追忆似水年华 …… 186

曾晓峰：儒雅狂野的超验…… 190

怒江：画家眼中那一刻的绚烂…… 193

顾泽旭：通往故乡之路·····	198
李坚：雕塑是一种生活方式·····	203

第四辑 音视艺谭 ····· 208

陈勇：给你一个心灵居住的地方·····	209
方兵：穿越音乐的院墙与山川·····	215
赵树清：从吸引眼球到召唤心灵·····	220
荧屏昆明：五个女人一台戏·····	227
土土：音乐只是最爱而非工作·····	231

第五辑 学人达观 ····· 235

杨福泉：云南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一面镜子 ·····	236
西南联大：一坛存了七十年的老酒·····	241
李昆武：百年昆明一长卷·····	247
圆通寺：高原文化的那一抹瑰丽·····	250
他们：带着太阳走怒江·····	258
大家：昆明文庙漫谈·····	265
我们：与徐刚坐论昆明·····	277

云南表述 大侠导演（代跋）·····	289
--------------------	-----

自序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云南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家们，是该到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

2006年，我主持昆明某家报纸的文化副刊时，先后做了两个比较大的文化专题，一个是“十位昆明作家写昆明”，因为种种缘故，比如老作家们都羞于动笔，所以最后应邀成文的是于坚、雷平阳、朱霄华、倪涛、钱映紫、马宝康、瑞秋、先燕云、阿闻和我本人。多亏人家赏脸，写得都不错，结果上了许多网站的首页。另一个专题是“1985—2005云南二十年原创诗歌大展”，最终的入选诗人是于坚、雷平阳、海男、米思及、费嘉、贾薇、樊忠慰、邹昆凌、倪涛、艾泥、孙世祥、哥布和鲁若迪基。这一次虽然引起了某些诗人的不满，但问题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2008年，我心血来潮，竟然特别策划了一个“历代昆明十大文学名篇”，排序依次是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杨升庵的《滇海曲》、王昇的《滇池赋》、鹿桥的《未央歌》、李广田的《花潮》、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杨朔的《茶花赋》、汪曾祺的《昆明的雨》、埃德加·斯诺的《马帮旅行》和施蛰存的《跑警报》——这就出乱子了。

其他的作家和作品倒没什么，就是于坚及其《尚义街6号》“高居第六”惹怒了不少老而弥坚的作家。虽然对所入选的“历代昆明十大文学名篇”都写了尽量客观的推荐理由，但人家就是觉得于坚不配，我奈其何？

当年我推荐《尚义街六号》入选的理由其实有案可稽，点评如此：“1984年，这首诗以不哼不哈的姿态出笼，与‘横空出世’毫不沾边。当时‘朦胧诗’有一统诗歌江湖之态势，满世界流行北岛、舒婷、顾城、意象、象征等词汇。于坚好比在花卷横行的时代，倔强地搞出了一只大而无馅的馒头，把所有写诗读诗的人都噎得一愣一愣的。许多年之后，当中国诗坛终于停止骚动与喧哗，诗歌逐渐回归到它的本身，人们才猛然发现，于坚这只叫做《尚义街6号》的‘馒头’，是如何的厚重朴实，好吃耐嚼。于是，许多外省乃至外国友人游人，把这首诗当成了游走昆明的理由和探索昆明底蕴的钥匙。虽然，真实的尚义街6号已经消失，但无可否认，诗歌《尚义街6号》融入了这座城市，事实上已成为古老昆明的文化符号之一。”

并且在该专题的编前语中，我还写道：“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而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240多年之后，我们回望，蓦然发现，如果荟萃自古至今历代文人学子书写昆明的篇章，那将是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庞大工程。幸得各界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的大力襄助，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次‘历代昆明十大名篇’的评选工作。”

虽然，我们的主旨，是推出历代描写昆明最令人回味，最难以磨灭，并且事实上已经融入昆明，成为这座城市某种文化组成部分的十大文学名篇，旨在弘扬昆明文化之博大厚重。但由于这种由文字承载的文明早已融入了每一个昆明人的心灵，事实上也已弥漫于春城的每一个角落。故任谁也很难面面俱到，将之毫无异议地呈现。所以于今推出的入选篇目，只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窥之见一家之言，或者说，只能代表我们为描绘昆明这座城市的心灵地图，做了一件自己必须努力的事情而已。至于这件事情是否做得圆满，那还有待公众的评判。

但是最后，面对某种并非来自官方的压力，我们还是不得不以副刊部的名义在报上公开宣称：“那只是姚霏的一家之言。一个人的游戏而已。”

只不过，自那之后，我就对自己格外不放心了，至少对昆明文化乃至云南文化，再也不敢多放“黄腔”。那怎么办呢？讨巧。就是除非万不得已，涉及云南文化的话题，我请那些大家、专家、方家来说。他们的话，无论大气磅礴、刁钻诡异，还是睿智锋利，一般也赖不到我的身上。但如你所见，把朱霄华先生和朱彩梅博士应《云南信息报》和《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之邀访谈我的文章作为“附录”也收入书中，那我是对自己负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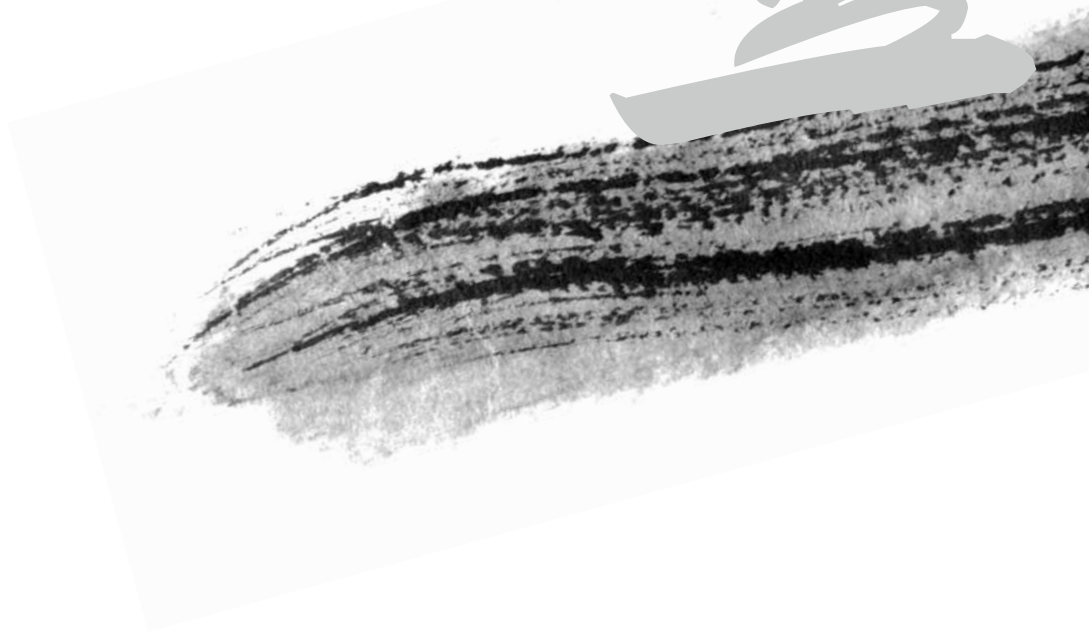
是为序。

姚 霏

2011年11月1日于昆明

第一辑
文人聆秘

壹



于坚：汉语是多么的伟大和诗性

一、愿景与信念

秋日的午后，我如约来到于坚的书房。他正对着那台蛰伏了多年的电脑发呆，似乎正在思考。我不知他思考些什么，因此说，咱们不谈眼下，谈愿景。比如，十年之后，昆明万里晴空，还在这里，你将是个什么样子？于坚说，那就不是描述了，是想象嘛。我说，那就想象吧，比如，10年后的此时此刻，你会在做什么呢？

于坚：肯定在写作嘛，难道还会在干别的事么？比如现在是2009年9月12日下午3点13分53秒，你进门时，我正在写作。10年后也一样，我将一如既往。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问：那么10年后，你个人最大的愿望将是什么？

于坚：我个人希望的是写作环境的安定。我可以对那些地久天长的事物继续发言，而不是焦虑地看着它们一日日消失。最直接的希望，是我的那首长诗，《哀滇池》，将由于滇池重返地久天长的队列而过时。

问：你认为10年后云南的文学创作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于坚：文学创作是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未来云南文学的状态，取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将发生什么样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翻天覆地地影响文学。也许我熟悉的那种云南文学将成为历史，我熟悉的是过去的云南，现代化很不充分的云南，丰富、原始、万物有灵、知足常乐和浪漫主义的云南。

问：你希望10年后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

于坚：我希望社会生活完全安定下来，让老百姓安心心地过日子。发展，最后的结局应当是人民最终能够和谐的定居，安居，生活，享受生活，体会生活的诗意。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的世界向新的现代世界转移的过程，因此大规模的拆迁是不可避免的，但拆迁的目的是定居，而不是无休止的“在路上”。

问：展望一下，你的创作事业，在10年后将发展成什么样子？

于坚：我的创作将会继续。我认为今天对个人来说，是写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人说，现在的社会很浮躁，影响了写作。但是，这种影响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是，你可以拒绝被影响，你可以不浮躁。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进步，个人可以不跟着时代风气走，而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时代固然有浮躁的现象，但个人也有“君子自强

不息”的自由。

二十世纪盛行中国的拿来主义将会式微。自 1840 年以来，我们拿来的已经足够，学习的已经足够。是真正创造的时候了。对于我，现在可以说开始。我最近发表了《走向新经验》一文，我的大体意思是，现代化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国经验，这个经验已经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学习了西方，我们也重新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创新、守成在我这一代作家那里，得到了更为成熟深刻的理解，极端或者保守的偏执期已经过去，我们重新触摸到文明的“中”之所在。我们需要为一个新的中国经验命名，通过整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汉语写作，创造一种现代主义的文明尺度。

问：看起来，你对汉语的未来有着坚定的信心？你认为 10 年后的汉语创作会是什么情状？

于坚：我们的汉语是多么的伟大和诗性。这是一种天然会产生诗人的语言。而诗性在这个迷信技术、量化的时代已经上升到神性的高度。10 年后，写作将更加多样化、圈子化。各种风格的写作圈子并存，各有各的读者群。那些能够穿越时间的作品将水落石头。喧嚣、浮躁、媚俗的东西将烟消云散。到那时，网络会更成熟地发展，作家将主要通过个人的博客发表作品。然后那些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将被读者信任的权威网站或权威纸刊向更多的读者传递。博客将成为写作的民主基础，只有建立了这个基础，作者才会诞生。那种平庸的仅仅是由于有限的编辑部掌握着发表权才被强加于读者的写作将寿终正寝。

二、诗歌与电影

问：在那天你的《我读电影》电影会专场上，你为什么会把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依达与你自己的诗歌《尚义街六号》合在一起评说？

于坚：影像与意象相遇很正常，语词就是长镜头和短镜头。我的诗喜欢用长镜头。电影和诗歌都需要“蒙太奇”式的组合，来创造语言的空间、张力。

问：《无罪的巫师》是否洋溢着浓厚的诗意？

于坚：是的，非常诗意的电影。不是导演强加的诗，而是存在的诗。

问：你觉得这样的电影会怎么样？

于坚：非常好，值得参与。昆明多些这样的民间活动，这个城市就好玩了。昆明民间文化生活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比较沉闷，几乎没有。“云之南·源生·电影会”是一种奉现，基本是世界通常的文化活动模式，也是昆明未来文化活动的方向。很有活力。

问：那你如何评价《无罪的巫师》？

于坚：看《无罪的巫师》这样的片子，你会很惊异——影片开始就是听盘式唱片机的运动医生，很重要的爵士配乐不是作为背景的迷雾而是电影一种令人疼痛的元素出现，这是爵士乐的安杰依·瓦依达。事实上，任何艺术形式，韵味都是相通的，不管它是电影还是诗歌。

问：阅读瓦依达，似乎令人联想到伟大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

于坚：这种感觉是对的，显克微支在小说《十字军骑士》的结尾这样写道：“不但是那个背信弃义的十字军骑士团现在躺在国王的足下，而且那些迄今为止在不幸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像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的整个日耳曼威力，也在这个赎罪的日子里，被波兰人打得土崩瓦解。”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波兰的民族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邻族所定义的。他们的抵抗是英勇的，而这一点只不过是强化了他们命运的悲剧色彩。

问：时至今日，应该是重估安杰依·瓦依达艺术成就的时候了？

于坚：站在华沙科学文化宫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广场上跳着花哨的街舞，远处有时髦的大厦，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这是世界各地皆可见到的情景。但维斯瓦河缓缓北流，古老的尖顶教堂和纪念碑上留下夕阳残照，祷告的歌声回荡在华沙古城，与那些现代性的因素相比，它们是一种更为凝重的存在，仿佛前者不过是一些躁动的孩童，接受一种有如父爱的庇翼。从这个意义上说，安杰依·瓦依达的存在，对那一代波兰人的惶惑、迷惘和飘忽无定的迷失，是一种指引文化的观景台。

于坚简介：

于坚，1954年生，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作品有：长诗《0档案》、《飞行》；《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及《于坚集》（5卷）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

于坚：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

巨大的褐红色书架上，上万册厚重书籍的脊梁像无数沉默的老者，挺立着检阅眼前那些稀奇古怪的收藏。那些收藏品大小不等，一律透着被沧桑岁月碾压过后的痕迹。它们三面环绕，似乎已形成一个怀抱，拥搂着自己的主人。于坚慵懒地斜靠在电脑椅上，像一袋即将被播撒的种子，踌躇满志。冬日午后的阳光悄悄地从窗户溜进来，均匀地涂抹在他亮光光的头上，使这颗脑袋看上去相当睿智，同时也把他整个人，勾画得和他的那些收藏品一样“古老”。然而置身于如此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的书屋，一开始你会被某种奇异的不协调的感觉所缠绕。那种感觉会使你思绪散乱目光游移，直至于坚说，这网络上，真是什么样的怪鸟都有啊！于是你的目光就被锁定在他与你之间的那台电脑上，猛醒它正是你之所以感觉“不协调”的根源。但你得承认，那台电脑已经早没了崭新的油光水滑的轻佻，一看就知道它在那书桌上端庄地蛰伏了多年。它的那一头经由宽带联通世界，而这一头，就是于坚、书籍和收藏品。因此，话题不得不从屋里这感觉“不协调”的电脑说起。

“我是云南最早的网民之一”

于坚说，他开通博客之前，许多读者都言之凿凿，说他对电脑和互联网一窍不通，但事实上，他是云南最早拥有私人电脑的几个作家之一，并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晚期，云南还没有宽带网的时候，他就率先开通了电话拨号上网。“买了电脑不上网，好比买了车没有路，纯粹一个摆设嘛。那些人说我对互联网一窍不通，也太搞笑了吧？”于坚说，“如果刚开始我就放弃文学创作改玩网络游戏，那现在我早就是超骨灰级人物了。哈哈！”

但2004年，我的确在云南信息港一个叫做“大滇文苑”的文学论坛里看到一个热帖，大意是说，云南文学的落后和悲哀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于坚、雷平阳、沧浪客等人，就极其排斥电脑，对上网什么的则更是像那丈二和尚。当时我相当纳闷，明明我的名字就高高挂在版主一栏，这网友怎么可以睁着眼睛瞎说，说我不懂上网呢。“没什么好纳闷的，”于坚说，“睁着眼睛说瞎话，本来就是中国网民的基本特征，不独咱们云南才有。”

于坚认为，大部分网民的信口开河，“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仅混淆视听，模糊

了许多固有的人伦道德底线，而且已经把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传统都给颠覆了。事实上，打从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人类的文化史甚至文明史上，这都将是继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的一次伟大革命。但正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并没有使其后（宋朝以降）的文学作品“大幅度超越”此前的《诗经》、先秦文学、唐代诗歌一样，互联网的出现，虽然在一段时期会对中国文学形成极其强烈的冲击，但那更多的只是对文学作品推广和传播以及对人们阅读习惯的冲击，真正对文学创作的冲击并不会大。眼下“全民皆文”的势头貌似强大，其实大多与文学无关，只有点儿类似上世纪“大跃进”时期的“全民皆诗”而已。这是革命之后的必然，我们既然享受了“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巨大果实，那就必须承受伴随而生的混乱无序。

“比如承受把文学创作搞成行为艺术？”

“这肯定是其中的一种。写作不再是寂寞的事，它成为一种表演行为了，一切都赤裸裸的，写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黑暗中的观众，他们特别在乎是否引人注目，因此‘迎合’成了他们最高的‘创作原则’，此外无他。但是你反过来看，真正的文学作品需不需要更广泛的阅读群体呢？当然需要。互联网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能让所有穿梭在宽带网上的人，都差不多同时能够读到此前根本不可能读到的东西。比如我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当时未能发表的诗歌，我把它贴到论坛或者自己的博客上，原先只有三五好友读到的作品，马上就拥有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或许在当初的潜意识里，这便是促使我成为云南第一代网民的诱因吧。”

直觉：网络技术使写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我说我知道，眼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深深铭刻着技术进步的痕迹。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对技术的反应显得迟缓和滞后，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技术对文学的冲击。这股力量来势并不凶猛，却绵绵不绝、后劲十足。在它持续不断的作用下，文学的方方面面——从写作到出版，从创作方法到文学形象，从文学的功能、目的到文学的价值，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已经或正在进行，有的在现阶段仅呈现为趋势和前景。“那么，”我问，“作为目前汉语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于坚你是如何思考，又将如何面对呢？”

“我知道你所说的‘技术’指的就是互联网，”于坚说，“其实对文学而言，互联网改变的只是传播和推广方式，它永远改变不了创作本身，就像电脑永远不可能取代人脑。”但于坚也承认，网络技术给新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只要识字，只要对舞文弄墨感兴趣，只要有一台电脑，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得意不得意的作品拿上台面展示一番。这意味着：写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作家”不

再是可以炫耀的名片，倚着“作家”桂冠不再能做“优越感”的美梦。技术和普及教育已经给大多数人造就真正平等的机会，关键不是“我不能”，而是“我有或没有如此雅趣”的选择。当然，文学成为大多数人可供选择的“玩物”，并不否认作品有质量高低之别，技巧有精熟与拙劣之异，但这不能成为维持“少数人的专利”和“优越感”的理由。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经历了由热闹转向冷清，由绚烂归于平淡的过程，中国作家们也完成了从受万人瞩目的‘偶像’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怨妇’等一系列角色的体验。社会角色的巨大反差，无人喝彩的文学现状，使许多作家难以适应，甚至产生社会整体审美素质下降、价值观沦落的末日哀叹。事实上，当人们摆脱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重新理智地思考这一由盛转衰的文学现象时，就会发现它恰恰是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多元化的切实表现。审美兴趣的转移与价值观沦落、审美素质下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只要时代在前进，社会继续其多元化进程，这种变化就将持续下去。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进程，而是文学界固有的以我为中心的观念。毕竟，文学的责任在于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精神产品，而不是博取掌声、喝彩、羡慕的目光和肤浅的崇拜，甚至不是赢得鲜花。”于坚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文学的功能被空前压缩，文人的构成几遭分化，风光不再，辉煌成为过去。但作为文人意识的主要继承者——文学作者们身上的优越感依然十分强烈。网络技术的出现，将给予这种不切实际的良好感觉以致命一击，将彻底埋葬一切空中楼阁似的幻觉。”

的确，中国自古就有重文的传统，历史上曾不止一次把文学推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赋予其极沉重的使命和极崇高的地位。兼之受教育进而从文是少数人的专利，所以“文人”的优越感不断滋生、膨胀，直到目空一切、无以复加。但依托网络技术而生的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文学，究竟有没有改写传统文学的既定规范呢？

于坚认为，网络不过是作品传播、发表的一个新兴渠道而已，其文学特质没有任何变化，所以网络文学的概念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学说来，无论是网上传播还是平面出版传播，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而不会是文学本质的不同。

观点：网络技术对文学编辑制度的反动

就我看来，网络技术对文学创作者的最大影响，无疑是它将彻底剥夺文学编辑对作品的生杀予夺。这个影响也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翻开文学作品出版发行史，我们自然可以看到严谨、正直、富有眼光的编辑为精美文学作品付出的辛勤汗水，但我们更可以体会到充斥其间的傲慢、偏见以及对艺术感觉艺术良知审美趣味的亵渎。

于坚的观点很具象：就作者而言，这种文学编辑制度最糟糕之处莫过于自己殚精竭虑写成的作品被不屑一顾扔进字纸篓的那种不负责任。可以说，一部文学作品出版发行史，就是一部文学爱好者的理想被封杀，作品被任意宰割的历史。网络技术的引入，为文学爱好者、为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冒险与实践空间。作者们将第一次获得主宰自己作品的充分权力。而读者也将认识更多新面孔，读到更多新鲜句子，领略到文学多元化的真正乐趣。尽管如此，网络时代、网络文学并不排斥文学编辑的作用，真正优秀的作品仍需要优秀编辑的参与。但能肯定的是，编辑们的功能将极大地被改写，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铲除略显零乱的杂草，而是将杂草丛中脱颖而出的花朵扶植得更硕壮、装扮得更娇艳。

“这是对传统编辑出版制度的颠覆！”于坚断然说，“但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人们都将承认，这种颠覆，意味着文学的新生。”

对话：文学的内在精神始终如一

问：“有人认为网上创作无拘无束，构成了涂鸦艺术，虽然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很多进入不了艺术范畴，更无从谈对传统文学的取代。你认为呢？”

于坚：“文学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由很多社会要素组成，不同时代的书写工具和传播途径对文学本质总是有着不同的影响。当初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文学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互联网的出现与造纸术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为类似，对人类的文明进程的贡献难以估量。但就目前中国网民的组成结构和数量来看，与有着五千年阅读经验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好像是站在成年人旁边的婴幼儿。网络对人类生活有根本的改变，但如果说它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的精神创造和思考，实在过于夸张。网络找到了一些促使人思考的信息，信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很快，但计算机只是一种技术而不是艺术，网络只是一种沟通世界的工具而代替不了文学创作本身。”

问：“目前网络技术的非人性化以及网络文学的非审美化，是影响网络文学发展的最大的先天性症候；自由性大于艺术性是网络文学一个明显的尴尬。数字化技术既可以为文学美容，也可以将文学毁容，艺术走近科学并非总是艺术的福音，可惜，科学对于艺术的精神放逐和价值冷漠，眼下还没有引起艺术的警惕。面对这种局面，你觉得我们能做什么？”

于坚：“维系文学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还是文学的精神深度和艺术的创造性，这个不是人人自由参与就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什么也不做，只要在文学的天空下坚守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净土就比什么都强。大量垃圾文学、缺血文学的出现，

使得文学的自由性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不是已经有人把它称之为‘乌托邦式的自由’了吗？网络文学追求的不是长久的感悟，而是片刻的打动，要获得与传统文学比肩的话语权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问：“有人认为，对于网络文学尤其网络原创文学来讲，网络不仅仅意味着计算机屏幕和书籍纸张之间的转换，更多的是对文学生产的介入，包括从语言结构到发行传播的整个过程。你觉得呢？”

于坚：“由于网络文学一般是网络文学作者在业余时间为了悦己悦人而创造出来的，所以题材选择的自由，情节架构的随意，语言节奏的加快，是网络文学的总体特征。对于读者来说，网络文学一方面呈现出新鲜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与网民大抵相似的精神经历更容易引起情绪的共鸣。现在网络上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还只是‘传播’的作品，它们大部分来源于纸介质作品，尤其是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这种做法从网站自身讲，可以提高网站的艺术品位，增加网民的点击率；另一方面，对于文学经典作品的流传以及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也不无裨益。也有一些网下创作的作品，因为找不到传统的发行渠道，只好借网络这个地方来崭露头角。”

问：“这就是说，世间万事万物，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男即女、非对即错，当今的中国文学，已经沦落到了行为艺术甚至标题艺术的地步，但这绝对不能归咎于互联网的浩瀚无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只是现在中国的状况，而非世界文学的现状。最终成熟了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本质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吧？”

于坚：“二者的根本特征是一致的。不是太大，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其实根本就没有本质的区别。文学关注社会、历史，关注社会历史中的人，关注人的心灵与情感，只要是真正的文学，都莫不如此，网络文学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从技术上讲，网络作为一个载体，是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后的一种新型媒介，网上传播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便利和快捷。文学的媒介是‘语言’。我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从远古的龟甲简牍文学发展到现代的纸介质文学，语言都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网络文学的存在也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语言，我们称之为是数码。由于技术原因，网络文学在行文的规矩和形式上，与传统文学有所区别，文中夹杂大量的外文字母、单词和符号，但是这些还没有成为文学的本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文学的内在精神上，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笔者手记：一席长谈，原先那种不协调的感觉早已风流云散。此时再看蛰伏在书桌上的那台电脑，发现它不卑不亢，好像那里原本就应该是它的位置。而那些古老的收藏和厚重的书籍，似乎都完整地接受了它，真不知我先前的那种不适之感从何而来。再环视书屋，感觉一头经由宽带联通世界的电脑和于坚、书籍以及那些收藏品，在冬日午后弱弱的阳光里，就是一种亘古以来的存在。